

人生感悟



越活越简单

冯海鹏

近日手机总出问题,到维修部去修理。维修部里是个中年人,一看我手机就笑了,说:“没想到你还是个时尚族,这手机功能太强大了。不过,我告诉你,功能越多越容易出问题,简单些倒好了!”

一听,觉得有点哲理意味。的确这样,就我个人的手机使用史而言,开始的时候我用的仅仅能接能打,接着一轮轮的时尚功能铺天盖地而来,我于是把手机换了又换,结果发现,换手机的频率和新功能的增加成正比,换句话说,就是目前每部手机用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因此,对维修部这个中年人的话我深信不疑。平时,有几个要好的朋友,也有类似我的抱怨,手机老换不说,因为这些新功能,不知不觉地浪费掉了不少时间,有QQ来了,你得聊几句吧,邮件来了,得回复吧,诸如此类,结果,正事倒耽误了不少。什么是正事?比如看看父母,到野外去感受美好的阳光与自然,和妻子一次温暖的交谈,和孩子一起放肆地嬉戏,或者静下心来那一刻短暂的静默,等等都是。可惜,中年的我们为高科技所累,却忽视了这些美好,忽视了这些时光,忽视了这些“微幸福”。真是越活越复杂,心越累啊。

除了手机,生活中不也如此?人到中年,却把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,开始油滑地看得复杂起来。到了这个年龄,不是应该明白那些喜怒哀乐,那些坎坷挫折是人生之必经的吗?把那些小事看成大事,正是中年所累的原因所在。想起著名的作家大江健三郎,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,有时候,儿子连大小便都照顾不了自己,在别人看来,他的生活应该乱如麻,累得心冷吧。事实却不是这样,他写作,他照顾儿子,抛弃那些名为利的应酬,平静安详地过着自己的生活,简单而实在地感知自己的生活。他用一条宽松的纽带维系着这个家的人,维系着这个家的温馨。他把智障儿子专注地作曲看成乐趣,把妻子静静地作画看作美好,甚至智障儿子和他的一次同行,他也看得心花怒放,满足不已。他到中年,不累,他到老年,也不累,只是因为,他把大事都当成小事,把复杂变为简单,珍惜真实的幸福,忽略那些本来就不曾存在的庸人自扰。

前天,我把我那款时尚手机彻底报捐,新买了一部,简单得很,仅仅能接打电话,能发短信而已,而且价格也便宜,才二百多元。遇见朋友,本想把这个中年感悟与他们分享,没想到,一看朋友的手,原来,他们早就换了,换成和我的一样简单。人到中年,开始明白了简单的含义,那么,就简单起来吧,简单才是幸福的真正含义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心灵驿站

无用的报复

朱云

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,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,我要报复他,让他这辈子都不得安宁。报复采取的手段,通常就是不断地去骚扰他,让他的生活乱成一团,让他没有机会再去找别的女人。

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呢,男人并没有因你的报复而对你回心转意,相反,他还会很厌恶你,觉得你真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甚至于还会到处去散布你的谣言,说你变态无聊,让你莫名其妙地遭别人的白眼。

然而,女人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疯狂的行为,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伤害。她只是一次次地在报复中,去回忆曾经的甜蜜,曾经怎样,曾经他是那样的爱她,可是现在呢,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仇人。

对于这样的女人,一直以来,我都不会报以同情。她们太傻太笨了,报复有什么用呢,虽然短时间内让他焦头烂额,可是事实上呢,他依旧可以抱得美人归,让你的伤口一次次地被他无情地撕开再撒上把盐。

很欣赏这样的女人,同是被男人抛弃,可她们却不再追究结果,不再去留恋曾经的那段恋情,不再去思念他。她只会更加完善自己,甚至于她们会在失恋后将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。

她们很会为自己的今后打算,知道报复不起任何作用,她们只是想让自己再次寻找到幸福,自己也越幸福,那个抛弃自己的人就会越失落。自己在被对方抛弃后,居然还能够如此漂亮,想想,对方是怎样的无奈。

她们精彩地为自己而活着,不去打扰别人,也不会让别人打扰自己。她们才是感情上真正的赢家,被人抛弃又怎样,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,始终能够赢回那份自信。

别忘了,你想让自己成为怎样的女人?是那样整天不断骚扰负心人的可悲女人,还是那个活得精彩的自信女人,相信,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后者。

花季雨季

与往事和解

李晓燕

虽然我们总是争吵不止,性格上的分歧日渐明显,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清晰,但是,在那个堆满浓雾的早晨,他向我提出分手,我仍不甘心。我的自尊告诉我,要分手也得我先提出才合理。我一头冲入绵绵浓雾,伤心和失落包裹着我,顿时迷失了方向。他追上来,气喘吁吁地说:“原谅我吧,没有爱情,我们还可以做朋友!”“去你的朋友,我们从此是敌人!”我甩开他的手,也甩开他那一厢情愿的朋友,拦下一辆出租,绝尘而去。

真的,我恨他,这种怨恨就像是千万只虫子躲在我身体里,在每个清冷孤寂的夜里,噬咬我破碎的心。所以,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尽量让我的长夜丰富起来,因为,那样我可以少一些时间拥

抱着怨恨和孤独入梦。我广泛交友,形形色色的男人出现在我的生活中,粗犷的,细腻的;大胆的,小心的;有钱的,贫穷的,一尝试,推杯换盏之间我因为尽情挥洒对他的怨恨而无比畅快。

在那个阴天的午后,我没有想到会下雨。我没带雨具,站在茫茫的雨帘下,孤立无援。打电话给我的诸多男友求助,允诺着,却没有一个及时赶到雨下来营救。我想,他们也是早就明白了我吧,戏只能做到相聚喜欢的份儿上,丝毫不能有半点的真情植入。

在雨帘下抱肩而立,慢慢诵读那分雨里的清寒。偶然一瞥,怎么也没有想到,让我在这样的日子里与他相逢。我,狼狽地栖于站台上,独自对着无尽的雨,而他,那个我夜里恨了千万遍的

人,臂弯里已挽了一个娇小的人儿。

他也看到了我,目光中闪过疑问,很快把目光避开,我也很快把目光收回。无言成陌路,我想这对于我和他,也许是最好的相逢。可是,隔了片刻,有人轻拍我后背,回头,却见娇小的她走过来一把杏黄色的雨伞,冲我微微一笑,说:“有空常联系我们,他的电话没有变!”未及我回答,却见他们两个牵了手,冲下站台,上了公车。

握着那把杏色的雨伞,回想着他们眉宇间真诚溢出的微笑和凝聚在他们手手间的温情,再想想凄风冷雨下,漫漫长夜中,独自守着往事,守着怨恨的我是多么的无知与可笑!告别怨恨,与往事和解吧,我的前面的路才会更加亮丽!

世相百态

人家遛狗 我遛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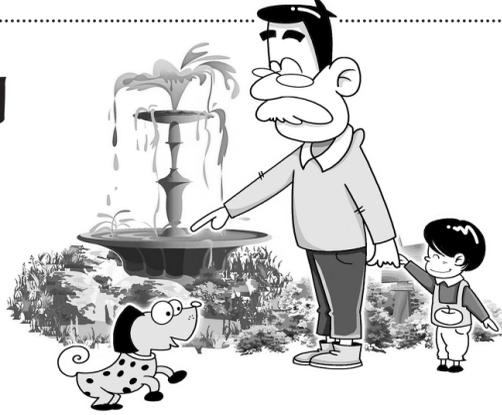
邵火焰

孙女一岁零两个月了,正是牙牙学语和蹒跚学步的阶段。儿子儿媳在外地工作很忙,照看孙女的任务就落在了老伴和我的头上。老伴比我辛苦多了,孙女的衣食起居都由她负责。老伴交给我的任务是:遛孙。老伴说:“别人遛狗,你就遛孙吧。”于是,每天早晚我的任务就是遛孙。

孙女每天早晨醒得很早,六点左右就醒了。老伴将孙女穿起来后,就交到我手上。我就开始了抱着孙女晨遛了。出门向一条村路走去,这条路早上比较幽静,看到公路两边的树木、庄稼、小花、小草,我就会教给孙女一一认识。孙女的记忆力很好,头天教的隔一天再问很多她都知道。有时抱累了,我就让孙女骑在我的脖子上,我两手上牵着她的手,然后迈开大步,不停地喊着“一二一”向前走,孙子就会在我的肩膀上“咯咯”地笑个不停。

晚遛时,我就不走那么远了,就在我家西边不远处的一千多平方米的水泥打谷场上。我要么牵着孙女让她自

己练步,要么用童车推着她玩。牵着孙女学步时最累人,我必须弯下腰来跟着她走,一放到地上,孙女就兴奋地踉踉向前,开始我的手不能离开她的脖子,一放手她就会摔倒,后来可以放手让她走两步。用童车推着孙女晚遛时,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教孙女学说话。我陆续教会了孙女喊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、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、“姑姑”等,我还要唱歌给她听,把我脑中储存的有限几首诸如《骊歌》、《北国之春》、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等唱了一个遍,近几年来的一些歌曲,每首只能唱一到两句。我还背诵古诗词给孙女听,这难不住我,因为我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我能很多古诗词。在我唱歌或背古诗词时,孙女要么不眨眼



地紧盯着我,要么自顾自地笑,要么也“唧唧呀呀”地跟着学。

要是遇上阴雨天不能外出时,我就在家中遛孙,抱着孙女从楼下走到楼上,又从楼上走到楼下,教孙女认识家中的物品,教孙女分清左右手,左脚右脚……

前几天到外地开了三天会,孙女不在身边,我浑身不舒服,就像病了一样,回到家抱起孙女,立刻精神抖擞,充满活力。

现在,遛孙成了我每天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遛孙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充实,让我开心快乐健康,既看护好了孙女又锻炼了我的身体,还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,真是一举多得。我感觉到自己越活越年轻。

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“天伦之乐”吧。

城市空间

你就是我的镜子

付朝旭

有段日子,我发觉,女儿的脾气越来越坏。如果不小心被板凳撞倒了,她会很气愤地使劲用脚踢它几下。有时,看着她发脾气,我就觉得好笑,心想孩子就是孩子,自己摔倒了,相反还要怪别人。

再就是如果别的小朋友抢了她的玩具,她会很凶地吼对方,她说:“你让你妈妈给你买去啊,为什么要抢我的。”说完,便会用力地将东西抢了回来。我不明白女儿怎么会这样。

我的脾气虽不算好,但也不至于像她这样。为此,我很是担忧,一再地告诉她,不要发脾气,不要欺负别的小朋友,可她从来都不听。

倒是老公,他对我说:“其实小孩是怎样的脾气,与大人有着很大的关系,你想想自己,脾气是不是有点暴躁了呢。”我说:“现在说的是她,你为什么要把扯上我。”

老公依旧慢条斯理地说:“你脾气不大,但是你的坏脾气也让人难以忍受,家里的洗衣机不能用了,你不会联系修理工,

偏要自己在在那拼命地捶打开关,你以为打一下,它就会工作吗?”“可是我打了一下,它确实在工作嘛。”我笑着说。老公摇了摇头说:“那是接触不好,偶尔捶打一下可以,你不能每洗一衣服,便要打上一次吧。再就是,你也够小气的了,我记得上次你同事找你借平板电脑玩,没几天,你便开始催着要了,你如果不小气,孩子怎会小气呢。”

那天,他历数了我种种的不是,每一条都没有冤枉我。如果不是他这样一说,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缺点。

人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如果我们不能为人师表,又怎能教育好孩子呢。

万家灯火



忍一时 风平浪静

毛周林

说心里话,一对男女从陌生的路人,到彼此之间的认识,相恋,最终走进婚姻的殿堂,结成夫妻,组成幸福的家庭,是一种缘分,也是一种巧合。恋爱是美丽的,恋爱时,彼此往往都比较大度,男人是如此,女人更是这样。然而,恋爱的美好并不能代表婚姻就一定幸福,尤其是结婚生子以后,生活的琐事,工作的烦恼,心情必定受到影响,不可能总是开心快乐,有时,甚至产生一些愤怒的情绪,不足为奇。

这种时候,夫妻之间,产生矛盾的概率大为增加,有时,因为一

句话不对路,触怒对方,也是难免的事情,此时,倘若双方都不想忍让,只想着自己占上风,一味想着发泄心中的不满与不快,那么,“家庭内战”就可能一触即发,夫妻双方的矛盾也可能随着争吵而升级,最终甚至可能导致彼此反目成仇,大打出手,夫妻感情恶化,甚至可能因为彼此的感情用事,不注意控制不良情绪,不懂得忍让,而最终导致婚姻破裂,家庭解体。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事情。

笔者住在一小区,楼上有一对小夫妻经常吵架,这可真苦了我跟我老婆,为什么?因为我住他们

楼下,他们吵架,能不影响到我们吗?根本不可能。如果光是彼此对骂几句,似乎也没有什么,这对小夫妻,一旦吵架,往往双方都不小气,似乎吵不出一个高下来,谁都不甘示弱,而且,几乎每次,都会发展到肢体碰撞,打架是常事,女的打不过男的,就砸家里的东西。如此这般,我与老婆,可真是遭了罪。幸好他们还没有孩子,如果有孩子,这样天天吵架,几天打一架,乱砸东西,会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,真是不敢想象。我和老婆去劝过几次,根本没有什么效果,收效甚微,久而久之,我与老婆也对他们失望了,前不久,这对夫妻终于不再吵架,我和老婆再也没有听到他们吵架声与砸东西的声音,我想,他们可能彼此都改了,都慢慢懂得忍让了吧。一打听才知道,他们离婚了。我先是一惊,后是一叹。实在可惜。

实际上,他们要是能够彼此都忍让一点,比如在对方发火时,自己忍让一下,挨几句骂又不会死人,干吗一定要占上风呢?忍一时,风平浪静,退一步,海阔天空。夫妻忍让有何妨?忍让不是懦弱,忍让是尊重。夫妻双方懂得忍让,才能让夫妻感情更好,家庭也才能够更加和谐。

“为什么?”徐丽婕不解。“这些并不是正菜。”沈飞向她解释着,“这五碟小菜分别主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五味,是吃正餐前用来调节食欲的味蕾的。碟中每片菜的大小和滋味浓淡都搭配得恰到好处,各吃一片时恰好可以五味齐发而又相互平衡。若哪样菜多吃了一片,都会影响到一会儿品尝正菜时的口感。”

调味已毕,众人把筷子依次放下,忽听“一刀鲜”沙哑的嗓音又在屏风中响起:“姜先生远道而来,我打算以一桌‘三头宴’略尽地主之谊,不知道是否合你的口味?”

姜山微微一笑,道:“在扬州宴客,还有什么比‘三头宴’更合适的呢?”

老者点了点头,道:“既然姜先生对‘三头宴’如此赞赏,那就上主菜吧。”

段雪明听见吩咐,冲站在后厨门口的两位侍女拍了拍手。两位侍女会意,依次上主菜。段雪明则高声报出菜名:

“‘三头宴’第一款,扒烧整猪头!”
“‘三头宴’第二款,拆烩鲢鱼头!”
这两道菜浓淡分明,味各不同,却都是菜中极品。众人大快朵颐。

“‘三头宴’第三款,清蒸狮子头!”轮到报上第三道菜时,听着那熟悉的菜名,徐丽婕心中一动,竟微微有些发酸。

三道主菜都已上齐,意味着这“三头宴”也接近尾声。

吃完碟中的狮子头后,诸人各自放下了筷子,厅中气氛逐渐凝重。

谁都知道,今天的宴席只不过是序曲,见证“一刀鲜”和姜山之间的厨艺比试,才是大家来到红楼宴厅的真正目的。

当序曲结束的时候,正戏就应该开始了。

2
诸人都看向主桌上的老者,目光中充满期待。老者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。他拿起桌上的面巾,先擦擦了擦嘴,然后折扇了一下,又开始擦手。他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着,极为仔细,快擦完的时候,他抬起头,看了屏风后的“一刀鲜”一眼。

“一刀鲜”轻轻点了点头。

老者放下纸巾,不紧不慢地说道:“今天我既然代做这个东道主,那也得献个丑,奉上一道菜肴,一来给大家助助兴,二来也有劳姜先生品评品评。段经理,带我去后厨吧,顺便也

给我打打杂。”
“好的。”段雪明做了个请的手势,老者起身离座,跟在段雪明身后,一同向后厨走去。

准扬大厨厨看着两人的背影,都有些愕然。段雪明自二十年前横空出世,名望绝不亚于扬州任何一家酒楼的总厨,现在居然有人让他来“打打杂”,老者身份的神秘和高贵,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过了约一刻钟,仍是段雪明当先,两人一前一后,回到了宴厅中。

只见段雪明手捧一只银质高脚餐盘,上覆圆顶盖,小心地走至桌前,将餐盘放下。那餐盘光亮如镜,周壁用金丝嵌着游龙的图案,栩栩如生,看起来甚是华贵。

见到这样的餐盘,众厨的目光一下在全被吸引了过去。

准扬一带的酒楼是极少用金银制器来盛放菜肴的。老者选用镶金的高脚银盘来做餐器,里面的菜肴必定也是异常华贵才力。

老者重新坐定,冲段雪明点点头,段雪明会意,右手一翻,揭开了盘盖,里面的菜肴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

只见银盘中或红或绿,四下点缀着各色新鲜蔬菜,晶莹剔透,如同许多玛瑙翡翠一般。正中处洁白如玉,卧着一条蒸好的鲈鱼。

“嗯……”马云略一沉吟,道:“这道菜以形取胜,外裹金银,内有奇石宝玉,满目琳琅,确实有富贵之气,不知道菜名叫做什么?”

老者微微笑了笑:“要说富贵之气,诸位现在是在只其一,不见其二。”说着,他站起身,将手中的象牙筷插入鱼腹,轻轻一挑,“请看我这道‘老蚌怀珠!’”

那条鲈鱼原来早已从鱼腹处剖开,此时一挑,上半片鱼身随之翻开,便如同一只展开的蚌壳,藏在鲈鱼体内的热气腾腾而出,银盘中立时如烟如雾。烟雾渐散之后,众人眼前都是一亮,只见打开的鱼腹中,竟藏有一解洁白如玉的璀璨明珠!

只见这解明珠整齐划一,粒粒如指尖大小。其间椒红葱绿,衬着诸色血丝,艳丽照人。更有几颗滚出了鱼腹,在银盘中滴滴转动,与旁边的“玛瑙”、“翡翠”争艳斗趣,一时间满盆珠光宝气,令人目不暇接。

姜山站起身,冲老者恭敬地行了个礼,问:“老先生,您难道是哪年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?”

26

连载

在我和周处的热情鼓励下,村干部在逐渐地放松,酒桌上的气氛慢慢地热烈起来,彼此的气氛越来越……

省城的农博会已经举办了多年,这届农博会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,光看场外参观者停放的车辆,就仿佛先让你参观一回汽车博览会似的。在种植园艺区里,村干部们顶着烈日,饶有兴趣地看着瓜秧上结出的上百斤的角瓜、倭瓜,赞叹不已,啧啧称奇;在机械化肥场,他们更是看着各式各样的先进设备而惊讶。

在农博园里整整参观了一天,就连午餐都是在园里吃的,省总的欢迎宴会只能安排到晚上。

这次下去,我因在农村待的时间过长,随身带的药和针剂药已经用完,晚饭后,我便回家取药。

第二天上午,为了让村干部在长春玩得尽兴,周处和郝处又带领大家参观了伪满皇宫。

按照事先的日程安排,下午由我带领大家上街浏览市容,自由购物。之前我确实认真考虑过,带大家到哪里去?有几位村干部是第一次到省会城市,车展、国商是长春市顶级的购物店,但价格之高也非它们莫属!村干部中不乏种粮大户、养殖户、养机械大户,可谓是腰包鼓鼓,不比城里上班族有差,但质朴、实在、勤劳、节俭的他们消费定位会在那里吗?还是看看百货大楼和国商吧。

果然,这些男人是看的多,动手的少。

在儿童柜台,看好了一条漂亮的蕾丝边纱裙,我买了下来;在女人柜台,看好了几件女人的上衣,我掏钱要准备买下来,身旁的几位村干部见我专买妇女和儿童的服装,不禁有些诧异。一旁的金日村长像是明白了什么,挡住我,不让交钱:“韩处,你是不是要给小杰杰和她的孩子买呀?这可不行!”

我不想欺骗金日,诚恳地和他总:“当叔叔的给孩子买点衣服没有什么说法吧?”

金村长说:“说法倒没有,但也不能让你花钱给他们买衣服呀!”

我说:“村长,我在村里待了那么多天,是小杰杰每天为我做饭,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,你总得让我表示一下,让孩子有一个心理平衡吧?”

听了我的话,金村长不再阻拦。

帮扶资金

把十位村干部送走,没过几天,倪连山也从外地回到了机关。一天,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,想要听听我在农村的基本情况。我把我们到农

村开展工作情况作了简单汇报,他听了,很是满意。之后,我又把和五个村领导共同研究的帮扶项目作了汇报。他问道:“你看咱们给每个村帮扶拿多少钱合适?”

这个事在回省会之前,我真还特意做过了解。在罗子沟镇包村的共有四个省直单位,除了省总工会外,剩下分别是省财政厅、省地税局和省住建厅。听焦镇长讲,省住建厅准备在罗子沟新建一个燃气站,投资200多万;罗子沟镇的规划图拿到县里去搞,需要9万元,还有两个村子的规划图各要3万。这些现在帮扶干部提出都由省住建厅协调做,也算做他们的帮扶项目了。这个力度应该是不小。省地税那边说是要帮助村里修5公里路。省财政厅的帮扶处长傅连成是我的党校同学。我在电话里问他,他说还没有汇报,暂时定不下来。

另外,我对帮扶工作有自己的认知和想法,我们只是帮扶,一是要量力,二是要切合实际。我们毕竟不是政府。再说,“千名处长进村”活动是三年,应该匀称用力,一步一个脚印,切不可一蹴而就。

我说:“一个村给6万,5个村一共给30万吧。”其实我心里准备报的是每个村5万,之所以给每个村多报一万,为的是给领导留出一定的削减空间。

想不到的,倪连山毫不犹豫地说了:“你说的数和我心里想的数碰到一起了。一个村就给6万吧!”不过他想了想又说,“这可是保底数了,不能再少了。为了保证这个钱数,向党组汇报时你也可以按8万报!”

按照倪连山的意图,我早早地准备好向党组汇报的材料。

格外顺利,党组会上一路绿灯地通过了省总工会对汪清包村点30万帮扶资金的议案。

会后,30万帮扶资金很快从省总下拨到延边州总工会;延边州总工会也很快地将款划拨到汪清县总工会。

我从医院出来,见到倪连山,我说:“我们要上农村去了。”他说:“去吧,一定要把钱管好、用好。”

三道河书记于根起

到了罗子沟镇,王成问我们到哪儿?到哪儿?夏天我在村子里住的是村部,冬天村部不能生火,屋冷炕凉,肯定是住不了人的。村长家倒是两个房间,不过前一阵子挂电话,听说他老伴已从韩国回来了,儿子、儿媳和小孙女住一间房,村长和老伴住在另一间小屋,那间小屋睡两个人都很挤,我再去肯定不太合适。

13